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滎陽續錄三

觀弈道人撰

輪迴之說鑿然有之恆蘭臺之叔父生數歲卽自言前身爲城西萬壽寺僧從未一至其地取筆粗畫其殿廊門徑莊嚴陳設花樹行列往驗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輪迴也朱子所謂輪迴雖有乃是生氣未盡偶然與生氣湊合者亦實有之余崔莊佃戶商龍之子甫死卽生於隣家未彌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獨此兒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門云賀新歲兒識其語音遠應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門未鎖請入室

小憇可也聞者駭笑然不久天逝朱子所云殆指此類
矣天下之理無窮天下之事亦無窮未可據其所見執
一端論之

德州李秋厓言嘗與數友赴濟南秋試宿旅舍中屋頗
敝陋而旁一院屋二楹稍整潔乃鎖閉之怪主人不以
留客將待富貴者居耶主人曰是屋有魅不知其狐與
鬼久無人居故稍潔非敢擇客也一友強使開之展襖
被獨臥臨睡大言曰是男魅耶吾與爾角力是女魅耶
爾與吾薦枕勿瑟縮不出也閉戶滅燭殊無他異人定
後聞窗外小語曰薦枕者來矣方欲起視突一巨物壓

身上重若磐石幾不可勝捫之長毛鬚鬚喘如牛吼此友素多力因抱持搏擊此物亦多力牽拽起仆滾室中幾徧諸友聞聲往視門閉不得入但聽其砰訇而已約二三刻許魅要害中拳激然遁此友開戶出見衆人環立指天畫地說頃時狀意殊自得也時甫交三鼓仍各歸寢此友將睡未睡聞窗外又小語曰薦枕者真來矣頃欲相就家兄急欲先角力因爾唐突今渠已愧沮不敢出妾敬來尋盟也語訖已至榻前探手撫其面指纖如春葱滑澤如玉脂香粉氣馥馥襲人心知其意不良愛其柔媚且共寢以觀其變遂引之入衾備極纏綿至

歡暢極時忽覺此女腹中氣一吸卽心神恍惚百脉沸湧昏昏然竟不知人比曉門不敢呼之不應急與主人破窗入噴水噴之乃醒已儼然如病夫送歸其家醫藥半載乃杖而行自此豪氣都盡無復軒昂意興矣力能勝強暴而不能不敗於妖治歐陽公曰禍患常生於忽微智勇多困於所溺豈不然哉

余家水明樓與外祖張氏家度帆樓皆俯臨衛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樓下先祖母與先母姑姪也適同歸寧聞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樓自窗隙窺視見三人跪岸上若陳訴者俄見真人若持筆判斷者度必邪魅

遣僕偵之僕還報曰對岸卽青縣境青縣有三村婦因拾麥俱僵於野以爲中暑昇之歸乃口俱喃喃作譫語至今不死不生知爲邪魅聞天師丹至並來陳訴天師亦莫省何怪爲書一符鈐印其上使持歸焚於拾麥處云姑召神將勘之數日後亞傳三婦爲鬼所劫天師幼治得復生久之乃得其詳曰三婦魂爲衆鬼攝去擁至空林欲迭爲無禮一婦俛首先受污一婦初枝拒鬼擲偷曰某日某地汝與某幽會林叢內我輩環視嬉笑汝不知耳遽詐爲貞婦耶婦猝爲所中無可置辯亦受污十餘鬼以次蝶變狼藉困頓始不可支次牽拽一婦婦

怒詈曰我未曾作無恥事爲汝輩所挾妖鬼何敢爾舉
手批其頰其鬼奔仆數步外衆鬼亦皆辟易相顧曰是
有正氣不可近誤取之矣乃共擁二婦入深樹而棄此
婦於田塍遙語曰勿相怨稍遲遣阿姥送汝歸正旁皇
尋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卽聞呼號乞命聲
頃刻而寂神攜二婦出曰鬼盡誅矣汝等隨我返恍惚
如夢已回生矣往詢二婦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
門歎息而已其一度此婦必洩其語數日移家去余常
疑婦烈如是鬼安敢攝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婦未
遘患難無從見其烈也迨觀兩婦之賤辱義憤一激烈

心陡發剛直之氣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誤觸而終不
敢干也夫何疑焉

劉書臺言其鄉有導引求仙者坐而運氣致手足拘攣
然行之不輟有聞其說而悅之者禮爲師日從受法久
之亦手足拘攣妻孥思其閒廢致鬱結乃各製一倚恆
昇於一室使對談丹訣二人促膝共語寒暑無間恆以
爲神仙奧妙天下惟爾知我知無第三人能解也人或
竊笑二人聞之太息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信哉是言神仙豈以形骸論乎至死不悔猶囑子孫祕
藏其書待五百年後有緣者或曰是有道之士託廢疾

以自晦也余於雜書稍涉獵獨未一閱丹經然歎否歟
非門外人所知矣

安公介然言東州有貧而鬻妻者已受幣而其妻逃鬻
者將訟其人曰賣休買休厥罪均幣且歸官君何利焉
今以妹償是君失一再婚婦而得一室又也君何不利
焉鬻者從之或曰婦逃以全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
畏人言故託諸不得已也既而其妻歸復從人逃歸曰
天也

程編修魚門言有士人與狐女狎初相遇卽不自諱曰
非以孫補禍君亦不欲託詞有夙緣特悅君美秀意不

自持耳然一見卽戀戀不能去儲亦夙緣耶不數數至
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讀書作文則去曰恐
妨君正務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婦士子久無子嘗戲
問曰能爲我誕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胎者兩精相
搏翕合而成者也媾合之際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
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
氣散不攝亦不能成不先不後兩精並至陽先衝而陰
包之則陽居中爲主而成男陰先衝而陽包之則陰居
中爲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爲故有
一合卽成者有千百合而終不成者故曰不可知也問

變生何也曰兩氣並盛退而相衝正衝則岐而二偏衝則其一陽多而陰少陽卽包陰其一陰多而陽少陰卽包陽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問精必歡暢而後至幼女新婚畏縮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陰枯何以至耶曰燕爾之際兩心同悅或先難而後易或貌瘁而神怡其情旣洽其精亦至故或偶一過之也問旣由精合必成於月信落紅以後何也曰精如穀種血如土膏舊血敗氣新血生氣乘生氣乃可養胎也吾曾侍仙妃竊聞講生化之源故粗知其槩愚夫婦所知能聖人有所不知能此之謂矣後士人年過三十鬚髮長孤忽

嘆曰是鬚鬚者如芒刺人何以堪見甞生畏豈夙緣盡耶初謂其戲語後竟不再來魚門多辱任子田因其納姬說此事以戲之魚門素聞此事亦爲失笑旣而曰此狐實大有詞辯君言之未詳遂具述其論如右以其頗有理致因追憶而錄存之

呂覽稱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誠有之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巴哈布曰甘肅有杜翁者饒於貲所居故曠野相近多狐貉穴翁惡其夜中嗥呼悉薰而驅之俄而其家人見內室坐一翁廳事又坐一翁凡行坐之處又處處有一翁來徃殆不下十餘形狀聲音衣服如一捩指指

揮家事亦復如一闔門大擾妻妾皆閉門自守妾言翁腰有繡囊可辨視之無有益先盜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寢不納卽返者翁也堅欲入者卽妖也已而皆不納卽返又有教之者口使坐於廳事而昇器物以過詐仆碎之嗟惜怒叱者翁也漠然者卽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嗽一晝夜無如之何有一妓翁所軀也十日恆三四宿其家問之詣門曰妖有黨羽凡可以言傳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驗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樂籍無所顧惜使壯上執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交接其間反側曲伸疾徐進退與夫撫摩偃倚口舌所不

能傳耳目所不能到者繼芥異同我自意曾雖翁不自
知妖決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卽速斫妖必敗矣衆從其
言一翁散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腦裂死再一
翁稍趨起妓呼曰斫果驚竄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
真翁在此餘並殺之可也刀仗並舉殪其大半皆狐與
獾也其逃者遂不復再至禽獸夜鳴何與人事此翁必
掃其穴其據實自取狐獾旣解化形何難見翁陳訴求
免播遷遷逞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計其智數益均出此
妓下矣

吳青紆前輩言橫街一宅舊云有崇居者多不安宅主

病之延僧作佛事入夜放焰口時忽二女鬼現燈下向僧作禮曰師等皆飲酒食肉誦經拜懺殊無益卽焰口施食亦皆虛拋米穀無佛法點化鬼弗能得煩師傳語主人別延道德高者爲之則幸得超生矣僧怖且愧不覺失足落座下不終事滅燭去後先師程文恭公居之別延僧禪誦音響遂絕此宅文恭公歿後今歸滄州李臬使隨軒

表兄安伊在言縣人有與狐女昵者多以其婦夜合之資買簪珥脂粉贈狐女狐女常往來其家惟此人見之他人不見也一日婦訴其夫曰汝財自何來乃如此用

狐女忽聞中應曰汝財自何來乃獨賣我聞者皆絕倒
余謂此自伊在之寓言然亦足見惟無取者可以責人
賽商鞅者不欲著其名氏里貫老諸生也挈家寓京師
天資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疵類故得此名錢敦
堂編修歿其門生爲經紀棺衾贍恤妻子事事得所賽
商鞅曰世間無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要津聞
之易於攀援奔競耳一貧民母死於路跪乞錢買棺形
容枯槁聲音酸楚人競以錢投之賽商鞅曰此指尸斂
財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欺不能欺我也過一旌表節
婦坊下仰視微哂曰是家富貴從僕如雲豈少秦宮馮

子都耶此事須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平生
操論皆類此人皆畏而避之無敢延以教讀者竟困頓
以歿歿後妻孥流落不可言狀有人於酒筵過一妓舉
止尚有士風訝其不類倚門者問卽其小女也亦可哀
矣先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無大過但務欲其識加人
一等故不覺至是耳可不戒哉

乾隆壬午九月門人吳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於余
綠意軒中下壇詩曰沉香亭畔艷陽天斗酒曾題詩百
篇二八嬌嬈親捧硯至今身帶御爐烟滿城風葉薊門
秋五百年前感舊遊偶與蓬萊仙子遇相攜便上酒家

樓余曰然則青蓮居士耶批曰然趙春澗突起問曰大
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楊貴妃馬嵬墮五年已
三十有八似爾時不止十六歲大仙平生足迹未至漁
陽何以忽感舊遊天寶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
誤記凡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動矣大抵凡仙
多靈鬼所托然尚實有所憑附此扶乩者則似粗解吟
詠之人鍊手法而爲之故必此人與一人共扶乃能成
字易一人則不能書其詩亦皆流連光景處處可用知
決非古人降壇也爾曰狎爲春澗所中窘迫之狀可掬
後偶與戴庶常東原談及東原駭曰嘗見別一扶乩人

太白降壇亦是此二詩但改滿城爲滿林薊門爲大江

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種稿本轉相授受固不足深詰

矣

宋袁泉前輩亦口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詩頌
刻卽成後檢之皆村書詩學大成中句也

田丈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

卽巴里坤神字以吹昏
聲讀之卽庫爾之合聲

軍士鑿井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

隸卽今
之楷書

八分卽今
之隸書

似景龍鐘銘惟土蝕多剝損田丈甚寶惜之

常以自隨歿於廣西戎幕時以授余姊婿田香谷傳至

香谷之孫忽失所在後有親串戈氏於市上得之以還

田氏昨歲欲製爲鏡屏寄京師乞余考定余付翁檢討

樹培推尋銘文知爲唐物余爲繕其釋文於屏跋而題

三詩於屏背曰曾逐甄車出玉門中唐銘字半猶存幾
同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舊手痕黃鶴無由返故鄉空
留鸞鏡沒沙場誰知土蝕千年後又照將軍髻上霜暫
別仍歸舊主人居然寶劍會延津何如揩盡珍珠粉滿
匣龍吟送紫珍香谷孫自有題識亦鐫屏背叙其始末
甚詳夜燈隨錄載威信公岳公鍾琪西征時有裨將得
古鏡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避禍正與田丈同時同地
疑卽此鏡傳訛也

門人邱人龍言有赴任官舟泊灘河夜半有數盜執炬
露刃入衆皆懼伏一盜拽其妻起半跪啟曰乞夫人一

此夫人其子
耶

物夫人勿驚卽剖一左耳敷以藥末曰數日勿洗自結
痂愈也遂相率呼嘯去怖幾失魂其創果不出血亦不
甚痛旋卽平復以爲誓耶不殺不淫以爲盜耶未劫一
物旣不劫不殺不淫矣而又戕其耳旣戕其耳矣而又
贈以良藥是專爲取耳大也取此耳又何意耶千思萬
索終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埋外事也邱生曰苟得
此盜自必有其所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
我所見之理耳然則論天下事可據理以斷有無哉恒
臺曰此或探生折割之
慮取以煉藥似爲起之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畫自給一介不妄取先高祖

厚齋公老友也厚齋公多與唱和今載於花王閣剩稿者尚可想見其爲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狐僻必無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別有說也吾聞諸童空如曰天士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亦無僕婢并曰皆自操一日晨興見衣履之當著者皆整頓置手下再視則盥漱具已陳天士曰是必有異其妖將媚我乎窗外小語應曰非敢媚公欲有求於公難於自獻故作是以待公問也天士素有膽命之入入輒跪拜則媚靜好女也問其名曰溫玉問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其盛氣也曰術士避其効治也曰神靈避其稽察也曰

有禍避其旺避也曰有德避其王氣也然凶暴不恆有亦究自敗術士與神靈吾不爲非皆無如我何有禍者避衰亦復玩之惟有德者則畏而且敬得自附於有德者則族黨以爲榮其品格卽高出儕類上公雖貧賤而非義弗取非禮弗爲儻華奔則爲妾之禮許侍巾櫛三生之幸也如不見納則乞假以虛名爲畫一扇題曰某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亦叨公之末光矣卽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調色拱立以俟天士笑從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勞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與覺足下有物視之則溫玉笑而起曰誠不敢以賤體

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親執膳御之役則姬人字終爲
假托遂捧衣履侍洗漱訖再拜曰妾從此逝矣瞥然不
見遂不再來豈明季山人聲價最重此狐女亦移於風
氣乎然襟懷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風宜天士之不拒也
先姚安公曰子弟讀書之餘亦當使略知家事略知世
事而後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
彌重於是黥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僕者株守課冊
以求取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二三能解事崇禎壬午
厚齋公攜家居河間避孟村土寇厚齋公卒後聞
大兵將至河間又擬鄉居瀕行時比鄰一叟顧門神嘆

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遲敬德秦瓊當不至此汝兩曾伯祖一諱景星一諱景辰皆名諸生也方在門外東襍被問之與辨曰此神荼鬱壘像非尉遲敬德秦瓊也叟不服檢邱處機西遊記爲謠二公謂委巷小說不足據又入室取東方朔神異經與爭時已薄暮檢尋旣移時反覆講論又移時城門已闔遂不能出次日將行而

大兵已合圍矣城破遂全家遇難惟汝曾祖光祿公曾伯祖鎮番公及叔祖雲臺公存耳死生呼吸間不容髮之時尚考謚古書之真僞豈非惟知讀書不預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論余初作各種筆記皆未敢載爲涉及

兩曾伯祖也今再思之書癡尚非不佳事古來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補書於此

奴子劉福榮善製網罟弓弩凡弋禽獵獸之事無不能也析爨時分屬於余無所用其技頗鬱鬱不自得年八十餘尚健飯惟時一攜鳥銃散步野外而已其銃發無不中一日見兩狐臥隴上再擊之不中狐亦不驚心知爲靈物惕然而返後亦無他外祖張公水明樓有值更者范玉夜每聞瓦上有聲疑爲盜起視則無有潛踪偵之見一黑影從屋上過乃設機瓦溝仰臥以聽半夜聞機發有女子呼痛聲登屋尋視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

閨屋上詈曰范玉何故殺我妾時隣有劉氏子爲妖所
媚玉私度必是狐亦還詈曰汝縱妾淫奔不知自愧反
詈吾吾爲劉氏子除患也遂寂無語然自是覺夜夜有
人以石灰潑其目交睫卽來旋洗拭旋又如是漸腫痛
潰裂竟至雙瞖蓋狐之報也其所見遂劉福榮遠矣一
老成經事一少年喜事故也

門人有作令雲南者家本苦寒僅攜一子一僮拮据往
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縣在滇中尚爲膏腴地然距省
寫遠其家又在荒村書不易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沉
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惟於坊本指紳中檢得官某縣而

已偶一狡僕舞樊杖而遣之此僕銜次骨其家事故所
備知因偽造其僮書云主八父子先後卒二信今浮屠
佛寺當措資來迎並述遺命處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
時親友以其樸訥意未必得缺卽得缺亦必惡後聞官
是縣始稍稍親近併有周郵其家者有時相餽問者其
子或有所稱貸人亦輒應且有以子女結婚者鄉人有
宴會其子無不與也及得是書皆大沮有來唁者有不
來唁者漸有索逋者漸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識者僮奴
婢媪皆散不半載門可羅雀矣既而令托人覲官寄千
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書之僞舉家被涕爲笑如

在夢中親友稍稍復集避不敢見者頗亦有焉後令與所親書曰一貴一賤之態身歷者多矣一貧一富之態身歷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載而復生中間情事能以一身親歷者僕始第一人矣

門人福安陳坊言閩有入深山夜行倉卒失路恐愈迷愈遠遂坐崖下待天曉忽聞有人語時缺月微升畧辨形色似二三十人坐崖上又十餘人出沒叢薄間顧視左右皆亂塚心知爲鬼物伏不敢動俄聞互語社公來縞晁之衣冠文雅年約三十餘頰頰書生殊不作劇場白鬚而袍狀先至崖上不知作何事次至叢蒲對十餘

鬼太息曰汝輩何故自取橫亡使衆鬼不以爲伍饑寒可念今有少物哺汝遂撮飯撒草間十餘鬼爭取或笑或泣社公又太息曰此邦之俗大抵勝負之念太盛恩怨之見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敵則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盡之案律無抵法徒自隕其生也其強者妄意兩家各殺一命卽足相抵則械鬪以洩憤不知律凡殺二命各別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爲之彌甚不亦悲乎十餘鬼皆哭俄遠寺鐘動一時俱寂此人嘗以告陳生陳生曰社公言之不如令長言之也然神道設教或挽回其一二亦未可知耳

嘉慶丙辰冬余以兵部尚書出德勝門監射營官以十
剝海爲館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門徑與劉侗帝京景物
略所說全殊非復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舊矣寺僧
居寺門一小屋余所居則在寺之後殿室亦精潔而封
閉者多駭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曠廢已久余住
東廊室內氣冷如冰爇數爐不熱數燈皆黯黯作綠色
知非佳處然業已入居姑宿一夕竟安然無恙奴輩住
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徹夜坐廊下亦幸無恙惟聞封閉
室中嗚咽有人語聽之不甚了了耳轎夫九人入室甯
泫天曉已死其一矣飭別覓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

道士云聞有十刹海老僧嘗見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
來曰我轉輪期未至偶此間游汝何來其一曰我縊魂
之求代者也問居此幾年曰十餘年矣又問何以不得
代曰人見我皆驚走無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蔽其
機七首將出袖而神色怡然乃有濟也汝以怪狀驚之
彼奚爲不走耶汝盍脂香粉氣以媚之抱衾薦枕以悅
之必得當矣老僧素嚴正厲聲叱之欻然入地數夕後
寺果有縊者此鬼可謂陰險矣然寺中所封閉似其鬼
尚多不止此一二也

汪閣學曉園言有一老僧過屠市泫然流涕或訝之曰

其說長矣吾能記兩世事吾初世爲屠人年三十餘死
魂爲數人執縛去冥官責以殺業至重押赴轉輪受惡
報覺恍惚迷離如醉如夢惟熱惱不可忍忽似清涼則
已在豕欄矣齒乳後見人不潔心知其穢然饑火燔燒
五臟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後漸通猶語時與同類相
問訊能記前身者頗多特不能與人言耳大抵皆自知
當屠割其時作呻吟聲者愁也目嚔往往有濕痕者自
悲也軀幹癡重夏極苦熱惟汨沒泥水中少可然不常
得毛疎而勁冬極苦寒視犬羊軟毳厚繭有如仙獸遇
捕執時自知不免姑跳頭奔避冀緩須臾追得後蹴踏

頭項拗振蹄用繩勒因足深至骨痛若刀割或載以舟
車則重疊相壓助如欲折百脈涌塞腹如欲裂或負以
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柳於地心脾皆震
動欲碎或卽日死或縛至數日爛難忍受時見刀俎在
左湯鑊在右不知著我身時作何痛楚輒斂較戰栗不
止又時自顧已身念將來不知磔裂分散作誰家杯中
羹又悽慘欲絕比受戮時屠人一牽拽卽惶怖昏瞶四
體皆軟覺心如左右震蕩魂如自頂飛出又復落下見
刀光晃耀不敢正視惟瞑目以待剗剔屠人先刺刃於
喉搖撼擺撥瀉血益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

惟有長號血盡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聲漸恍惚迷離如醉如夢如初轉生時良久稍醒自視已爲人形矣冥官以夙生尚有善業仍許爲人是爲今身頃見此猪哀其荼毒因念昔受此荼毒時又借此持刀人將來亦必受此荼毒三念交縈故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屠人間之遽擲刀於地竟改業爲賣菜傭

堯園說此事時李雁川亦舉二事曰有屠人死其鄰村人家生一猪距屠人家四五里此猪恆至屠人家中臥驅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來縶以鎖乃已疑爲屠人後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載餘其妻將嫁方絲服終身

忽一猪突至怒目眈眈徑裂婦裙鬻其脛衆急救護其
擠猪落水始得鼓棹行猪自水躍出仍沿岸急追適風
利揚帆去猪乃懊喪自歸亦疑屠人後身怒其妻之琵琶
別抱也此可爲屠人作猪之旁證又言有屠人殺猪
甫死適其妻有孕卽生一女落蓐卽作猪號聲號三四
日死此亦可證猪還爲人余謂此卽朱子所謂生氣未
盡與生氣偶然湊合者別自一理又不以輪迴論也
汪編修守和爲諸生時夢其外祖史主事珥攜一人同
至其家指示之曰此我同年紀曉嵐將來汝師也因竊
記其衣冠形貌後以已酉拔貢應

廷試值余闕卷擢高等授官來謁時具述其事且云衣

冠形貌與今毫髮不差以爲應夢迨嘉慶丙辰會試余

爲總裁其卷適送余先閱

凡房官薦卷皆由監試御史先送一主考閱定而復轉輪

閱復得中式殿試以第二人及第乃知夢爲臬作也按

人之有夢其故難明世說載衛玠問樂令夢樂云是想

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戊午夏扈從灤陽與伊

子墨卿以理推求有念所專注凝神生象是爲意識所

造之夢孔子夢周公是也有禍福將至朕兆先萌與見

乎著龜動乎四體相同是爲氣機所感之夢孔子夢與

而智是也其或心搖氣精恍惚心無定主遂現相

種幻形如病者之見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岐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顯示以言微寓此氣機之旁名者也雖變化杳冥千態萬狀其大端似不外此至占夢之說見於周禮事近祈禳禮參巫覡頗爲攻周禮者所疑然其文亦見於小雅太人占之固鑿然古經載籍所傳雖不免多所附會要亦實有此術也惟是男女之愛骨肉之情有疑思結念終不一夢者則意識有時不能造倉卒之患意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則氣機有時不必感且天下之人如恆河沙數鬼神何獨示夢於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獨示夢於此事

且事不可洩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隱以不可知之
象疑以不可解之語如酉陽雜俎載夢得棗者謂棗字
似兩來字重來者呼魄之象其人
果死朝野僉載崔湜交座下聽講而照鏡謂座下聽講
法從上來鏡字金旁竟也小說所記夢事如此迂曲者
一不是鬼神曰日造謎語不已勞平事關重大示以夢可
也而猥瑣小事亦相告語如熒煌實錄載宋補夢人坐
桶中以兩杖絃打之占桶中
人為肉食兩杖象肉
管果得飽肉食之類不亦褻乎大抵通其所可通其不
可通者置而不論可矣至於謝小娥傳其父兄之魂既
告以為人切殺矣自應告以申春申蘭乃以田中走一
日夫隱申春以車中猴東門草隱申蘭使尋索數年而
後解不又慎乎此類由於記錄者欲神其說不必實有

是事凡諸家所古夢事皆可以是觀之其法非太人之舊也

何純齋舍人何恭惠公之孫也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同知時嘗於肩輿中見有道士跪獻一物似夢非夢換然而醒道士不知所在物則宛然在手中乃一墨晶印

章也辨驗其文鐫青宮太保四字殊不解其故後官河

南總督卒於任

官制有河東總督無河南總督時公以河南巡撫加總督銜故當日有是稱

特贈太子太保始悟印章爲神預告也案仕路升沉改

移不一惟身後飾終之典乃爲一生之結局定命錄載

李迥秀自知當爲侍中而終於兵部尚書身後乃贈侍

中又載張守珪自知當爲涼州都督而終於涇州刺史身後乃贈涼州都督知神註祿籍追贈與實授等也恭惠公官至總督而神以贈官告其亦此意矣

高冠瀛言有人宅後空屋住一狐不見其形而能對面與人語其家小康或以爲狐所助也有信其說者因此人以求交於狐狐亦與欵洽一日欲設筵饗狐狐言老而饜饜乃多設酒餚以待比至日暮有數狐醉倒現形始知其呼朋引類來也如是數四疲於供給衣物典質一空乃微露求助意狐大笑曰吾惟無錢供酒食故數就君也使我多財我當自醉自飽何所取而與君友乎

從此遂絕此狐可謂無賴矣然余謂非狐之過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

灤陽續錄四

觀弈道人撰

劉香畹言有老儒宿于親串家俄主人之婿至無賴子也彼此氣味不相入皆不願同住一屋乃移老儒于別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潔筆硯書籍皆具老儒於燈下寫書寄家忽一女子立燈下色不甚麗而風致頗嫺雅老儒知其爲鬼然殊不畏舉手指燈曰旣來此不可閒立可剪燭女子遽滅其燈逼而對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硯上墨瀋摺其面而塗之曰以此爲識明日尋汝尸對而焚之鬼呀然一聲去次日以告主人

主人曰原有婢死於此室夜每出擾人故惟白晝與客坐夜無人宿昨無地安置君揣君耆德碩學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現形也乃悟其婿竊笑之故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後家人或有偶遇者卽掩面急走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污狼藉鬼有形無質不知何以能受色當仍是有質之物久成精魅借婢幻形耳酉陽雜俎曰郭元振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元振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其物遂滅後隨進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數斗所題句在焉是亦一證也

烏魯木齊農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閭閻
居往往有自築數椽四無隣舍如杜工部詩所謂一家
村者且人無徭役地無丈量納三十畝之稅即可坐耕
數百畝之產故深岩窮谷此類尤多有吉木薩軍士入
山行獵望見一家門戶堅閉而院中似有十餘馬鞍轡
悉具度必瑪哈沁所據噪而圍之瑪哈沁見勢衆棄鍋
帳突圍去衆憚其死鬪亦遂不追入門見骸骨狼藉寂
無一人惟隱隱有泣聲尋視見幼童約十三四裸體懸
窻櫺上解縛問之曰瑪哈沁四目前來父兄與鬪不勝
卽死家並被縛率六日牽之久至山谿洗濯曳歸共縛

剖炙食男婦七八人並盡矣今日臨行洗濯我畢將就食中一人搖手止之雖不解額魯特語觀其指畫似欲支解爲數段各携於馬上爲糧幸兵至棄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問其孤苦引歸營中姑使執雜役童子因言其家尙有物埋窖中營弁使導往發掘則銀幣衣物甚多細詢童子乃知其父兄並劫盜其行劫必於驛路近山處賸見一二車孤行前後十里無援者突起殺其人卽以車載尸入深山至車不能通則合手以巨斧碎之與尸及襪被並投於絕澗惟以馬馱貨去再至馬不能通則又投羈絆於絕澗縱馬任其所往其負之由鳥

道歸計去行劫處數百里矣歸而奮藏一兩年乃使人
偽爲商販繞道至闢展諸處賣於市故多年無覺者而
不虞瑪哈沁之滅其門也童子以幼免連坐後亦牧馬
墜崖死遂無遺種此事余在軍幕所經理以盜已死遂
置無論由今思之此盜蹤跡詭祕猝不易緝乃有瑪哈
沁來以報其慘殺之罪瑪哈沁食人無饜乃留一童子
以明其召禍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盜姓名久
忘惟童子墜崖時所司牒報記名秋兒云

佃戶劉破車婦云嘗一日早起乘涼掃院見屋後草棚
中有二人裸臥驚呼其夫來則隣人之女與其月作人

也並僵臥似已死俄隣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至此以葢湯灌甦不能自諱云久相約而偈仄無隙地乘雨後墻缺天又陰晦知破車草棚無人遂藉草私會倦而憇尙相戀未起忽雲破月來皎然如晝回顧棚中坐有七八鬼指點擲揄遂驚怖失魂至今始醒衆以爲奇破車婦云我家故無鬼是鬼欲觀戲劇隨之而來先從兄懋園曰何處無鬼何處無鬼觀戲劇但人有見有不見耳此事不奇也因憶福建閩公館俗語之木口大學士楊公督浙閩時所重建值余出巡語余曰公至水口公館夜有所見慎勿怖不爲害也余嘗宿是地已下鍵

睡因天暑移牀近窗隔紗幌視天晴陰時雖月黑而檐掛六燈尙未盡見院中黑影畧似人形在階前或坐或臥或行或立而寂然無一聲夜半再視之仍在至雞鳴乃漸漸縮入地試問驛吏均不知也余曰公爲使相當有鬼神爲陰從余焉有是公巨不然仙霞關內此地爲水陸要衝用兵者所必爭明季唐王

國初鄭氏耿氏戰鬪殺傷不知其幾此其沉淪之魄乘室宇空虛而竊據有大官來則避而出耳此亦足證無處無鬼之說

老僕施祥嵩曰天下惟鬼最癡鬼據之室人多不住偶

然有客來宿不過暫居耳暫讓之何害而必出擾之遇
祿命重血氣剛者多自敗甚或符籙劾治更蹈不測卽
不然而人旣不居屋必不葺久而自圯汝又何歸耶老
僕劉文斗曰此語誠有理然誰能傳與鬼知汝母乃更
廢於鬼姚安公聞之曰劉文斗正患不擬耳祥小字舉
兒與姚安公同庚八歲卽爲公伴讀數年始能闢誦千
字文開卷乃不識一字然天性忠直視主人之事如己
事雖嫌怨不避爾時家中外倚祥內倚廖媪故百事皆
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買玩物祥啟張大夫
人曰四官今日游燈市買雜物若干錢固不足惜先生

明日卽開館不知顧戲弄耶顧讀書耶太夫人首肯曰
汝言是卽收而鍵諸篋此雖細事實言人所難言也今
眼中遂無此人徘徊四顧遠想慨然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來幼韶秀余最愛之亦頗知讀書
娶婦生子後忽患顛狂如無人料理卽髮不薙面不盥
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無疾病似寒暑不
侵者呼之食卽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餅餌
呼兒童共食不問其價所殘剩亦不顧惜或一兩日覓
之不得忽自歸一日徧索無迹或云村外柳林內似彷彿
有人趨視已端坐僵矣其爲迷惑而死未可知也其

或自有所得托以混迹緣盡而化去亦未可知也憶余從福建歸里時見余猶跪拜如禮拜訖卒然曰叔大辛若余曰是無奈何又卒然曰叔不覺辛苦耶默然退去後思其言似若有意故至今終莫能測之

姚安公言廬江孫起山先生謁選時貧無資斧沿途僱驢而行北方所謂短盤也一日至河間南門外僱驢未得大雨驟來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見之怒曰造屋時汝未出錢築地時汝未出力何無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時河間猶未改題缺起山入都不數月竟掣得是縣赴任時此人識之惶愧自悔謀賣屋移家起山聞之召來笑

而語之曰吾何至與汝輩較今既經此後無復然亦忠厚養福之道也因舉一事曰吾鄉有愛蒔花者一夜偶起見數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識知爲狐魅遽擲以塊曰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荅曰君自晝賞我自夜遊於君何礙夜夜來此花不損一莖一葉於花又何礙遽見聲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揉碎君花恐人謂我輩所見亦與君等故不爲耳飄然其去後亦無他狐尙不與此輩較我乃不及狐耶後此人終不自安移家莫知所往起山嘆曰小人之心竟謂天下皆小人太原申鐵蟾好以香奩艷體寓不遇之感嘗謁某公未

見歲爲無題詩曰聖粉開牆看畫樓隔窗聞撥鈿箏篴
分聲無信使通青鳥枉遣遊人駐紫騮月姊定應隨顧
兔星娥可止待牽牛垂楊疎處雕欄近只恨珠簾不上
鉤殊有玉溪生風致王近光日似不應疑及織女誣蟻
仙靈余曰已矣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一相見彼此
隔河何事無元微之詩也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
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生妬故把支機石贈君李義山詩
也微之之意在於雙文義山之意在於令狐文士掉弄
筆墨借爲比喻初與織女無涉鐵蟾此語亦猶元李之
志云爾未爲誣蟻仙靈也至於純構虛詞宛如實事指

其地撰以姓名靈怪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

條見太平廣

記六十八則悖妄之甚矣夫詞人引用漁獵百家原

不能一一核實然過于誣罔亦不可不知蓋自莊列寓

言借以抒意戰國諸子雜說彌多識緯稗官遞相祖述

遂有肆無忌憚之時如李尤獨異志誣伏羲兄妹爲夫

婦已屬喪心張華博物志更誣及尼山尤爲狂吠

案張華不

應待妄至此

希後人依託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傳可爲痛恨又

有依傍史文穿鑿鍛煉如漢書賈誼傳有太守吳公愛

幸之之語駢語雕龍

此書明人所撰陳枚刻之不著作者姓名

遂列長沙於

變童類中註曰大儒爲龍陽史記高帝本紀稱母媼在

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交龍其上晷以道詩遂有殺翁
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龍交所生
非大公子左傳有成風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
私事云者密相交結以謀立其子而已後儒拘泥私字
雖朱子亦有却是大惡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學者
當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避執爲談柄也

從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

此余小時聞公所說忘其字號大緊是伯叔行

也聞某墓中有狐迹夜攜銃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
倚而睡醒則二人之髮交結爲一貫穿繚繞猝不可解
互相牽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轉動卽彼此呼痛膠

法南曉筮見行路者始呼至斷以佩刀狼狽而返憤欲
往報父老曰彼無形聲非力所勝且無故而侵彼理亦
不直侮實自召又何怪焉讐必敗滋甚二人乃止此狐
小虐之使警不深創之以激其必報亦可謂善自全矣
然小虐亦足以激怒不如斂戢勿動使伺之無迹彌善
也

太和門丹墀下有石壺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貯何物德

春齋前輩云

春齋名德保與定國前輩同名乾隆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故當時以大德保

小德保別之云

圖裕齋之先德昔督理

殿工時曾開視之以問裕齋曰信然其中皆黃色細屑

僅半匱不能滿凝結如土坯諦審似是米穀歲久所化也余謂

丹堦左之石闕旣貯嘉量則此爲五穀於理較近日大駕鹵部中象背寶瓶亦貯五穀蓋稼穡維寶古訓相傳八政首食見於洪範定制之意誠淵乎遠矣

宣武門子城內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磚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時用火仁火義火禮火智火信製飛礮破元兵於亂柴溝後以其術太精恐或爲變殺而葬於是立五竿於應譙側歲時祭之使鬼有所歸不爲厲焉後成祖轉生爲莊烈帝五人轉生李自成張獻忠諸賊

乃復營也此齊東之語非惟正史無此文卽明一代營官小說充棟汗牛亦從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見漢軍步校董某言聞之京營舊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勢惟宣武門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滙於子城每夜雨太驟守卒卽起視此培塿水將及頂則呼開門以洩之沒頂則門扉爲水所壅不能啟矣今日久漸忘故或有時阻礙也其城上五竿則與白塔信礮相表裏設聞信礮則書懸旗夜懸燈耳與五火神何與哉此言似乎近理當有所受之

科場撥卷受撥者意多不愜此亦人情然亦視其卷何

如耳壬午順天鄉試余充同考官

時後卷尚不
迴本省

得一合

字卷文甚工而詩不佳因甫改試詩之制可以恕論遂

呈薦主考梁文莊公已取中矣臨填草榜梁公病其何

不改乎此度句侵下文改字

題爲始吾於
人也四句

駁落別撥一

合字備卷與余先祖其詩第六聯曰素娥寒對影顧免

夜眠香

題爲月
中桂

已喜其秀逸及觀其第七聯曰倚樹思

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曰吳剛字質故李賀李憑

篋引曰吳質不眠倚樹露脚斜飛濕寒免此詩選本

皆不錄非曾見昌谷集者不知也華州試月申桂詩舉

詩業爲第一人棠詩今不傳非曾見王定保摭言許敬

大唐詩祀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開花臨上界持斧有
仙郎何如中此詩乎微公撥入亦自願易之卽朱子類
也放榜後時已九月貧無絮衣將心餘素與唱和借衣
與之乃來見以所作詩爲贄余丙子扈從時古北口車
馬壅塞就旅舍小憩見壁上一詩剝殘過半惟三四句
可辨最愛其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三語
以爲雲中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惜
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詩在焉乃知紆券契合已在六
七年前相與嘆息者久之子穎待余最盡禮歿後其三
子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四緣良非偶爾何

嘗以撥房爲親疎哉

余徵江舟中詩曰山色空濛淡似

篷坐處處隨人欲上船

實從萬山句奪胎嘗以語子穎

日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子穎雖遜謝意似

默可此亦詩增之佳話并附錄於此

先師介野園先生官禮部侍郎扈從

南巡卒於路卒前一夕有星隕於舟前卒後京師尚未

知施夫人夢公乘馬至門前騎從甚都然佇立不肯入

但遣人傳語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勿勿竟過夢中

以爲時方扈從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覺後乃驚怕

比因問至卽公卒之夜也公屢掌文柄凡四主會試四

主鄉試其他雜試殆不可縷數嘗有

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

御園

案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接問公竟因循忘之

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

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丁丑年作也于文襄公亦贈以聯曰天下文章同軌轍門墻桃李牛公卿可謂儒者之至榮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終於一品武階他日或以將軍出鎮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則將軍不好武矣及公卒

聖心悼惜

特贈都統蓋公雖官禮曹而兼攝副都統其扈從也以副都統班行故卽武秩進一階日者之術亦可云有驗

矣

乩仙多僞托古人然亦時有小驗温鐵山前輩

各温敏乙丑進

士官至盛京侍郎

嘗遇扶乩者問壽幾何乩判曰甲子年華有

二秋以爲當六十二後二年卒乃知二秋爲二年蓋靈

鬼時亦能前知也又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

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

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

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

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

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

年壽婁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
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
仙矣

族叔育萬言張歌橋之北有人見黑狐醉臥塲屋中

守視穀麥小屋俗謂之塲屋

初欲擒捕既而念狐能致財乃覆以衣

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縮數四卽成人形甚感其護視遂
相與爲友狐亦時有所餽贈一日問狐曰設有人匿君
家君能隱蔽弗露乎曰能又問君能憑附人身狂走乎
曰亦能此人卽懇乞曰吾家酷貧君所惠不足以贈而
又愧于數齎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訟頃聞覓一

婦司庖吾欲使婦往應居數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婦陽欲訟婦尙粗有姿首可誣以蜚語習多金得金之後公憑附使奔至某甲別墅中然後使人覓得則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覓婦返後某甲以在其別墅亦不敢復問然此婦狂疾竟不愈恒自粧飾夜似與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問狐狐言無是理試往偵之俄歸而頓足曰敗矣是某甲家樓上狐悅君婦之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敵無如何矣此人固懇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橫如虎使彼強據人婦若能代爭乎後其婦顛癩日甚且具發其

夫之陰謀針灸効治皆無效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
狡黠如鬼而又濟以狐之幻宜無患矣不虞以狐召狐
如螳螂黃雀之相伺也古詩曰利旁有倚刀貧人還自
賊信矣

門人王廷詔言忻州有以貧鬻婦者去後二載忽自歸
云初彼買時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意
甚疑懼然業已賣與無如何道士令閉目卽聞兩耳風
颼颼俄令開目已在一高峯上室廬華潔有婦女二十
餘人共來問訊云此是仙府無苦也因問到此何事曰
更番侍祖師寢耳此間金銀如山積珠翠錦繡嘉餽珍

果皆役使鬼神隨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擬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處倉庫此處庖厨此我輩居處此祖師居處指最高處兩室曰此祖師拜月拜斗處此祖師鍊銀處亦有給使之人然無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晝則呼入薦枕席至夜則祖師升壇禮拜始各歸寢惟月信落紅後則淨褫内外衣以紅絨爲巨綆縛大木上手足不能絲毫動併以綿九窰口喑不能聲祖師持金管如箸尋視脉穴刺入兩臂兩股肉內吮吸其血頗爲酷毒吮吸後以藥末糝創孔卽不覺痛頃刻結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極高俯視雲雨皆在下

忽一日狂飈陡起黑雲如墨壓山頂雷電激射勢極可怖祖師惶遽呼二十餘女並裸露環抱其身如肉屏風火光入室者數次皆一掣卽返俄一龍爪大如箕於人叢中攫祖師去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天地晦冥覺昏昏如睡夢稍醒則已臥道旁詢問居人知去家僅數百里乃以臂釧易敝衣遮體乞食得歸也忻州人尙有及見此婦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蓋精血爲道士採盡矣據其所言蓋卽燒金御女之士其術靈幻如是尙不免於天誅况不得其傳徒受妄人之蠱惑而冀得神仙不亦慎哉

江南吳孝廉朱石君之門生也。美才天逝，其姑誓以身殉，而屢縊不能死，忽燈下孝廉形見，曰：「易綵服則死矣。」從其言，果絕。孝廉鄉人錄其事，徵詩作者甚衆，余亦爲題二律，而石君爲作墓誌於孝廉之坎，刻烈婦之慷慨，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鄉人之粉飾，余曰：「非也。」文章流別，各有體裁。郭璞註《山海經》：「穆天子傳於西王母事，鋪叙綦詳，其註爾雅釋地於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而已。』不更益一語也。」蓋註經之體裁當如是耳。金石之文與史傳相表裏，不可與稗官雜記比，亦不可與詞賦比。石君博極羣書，深知著作

之流別其不著此事於墓誌古文法也豈以其偽而削之哉余老多遺忘記孝廉名承紱烈婦之姓氏竟不能憶姑存其畧於此俟扃蹕

回鑿當更求其事狀詳著之焉

老僕施祥嘗乘馬夜行至張白四野空曠黑暗中有數人擲沙泥馬驚嘶不進祥知是鬼叱之曰我不至爾墟墓間何爲犯我羣鬼擲掄曰自作劇耳誰與爾論理祥怒曰旣不論理是尋鬪也卽下馬以鞭橫擊之喧鬪良久力且不敵馬又跳踉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遙見一鬼狂奔來厲聲呼曰此吾好友爾等毋造次羣鬼遂散祥

上馬馳歸亦不及問其爲誰次日携酒於昨處奠之祈示靈響寂然不應矣祥之所友不過廝養屠沽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門人吳鍾僑嘗作如願小傳寓言滑稽以文爲戲也後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以監運火藥歿於路詩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得於故紙中附錄於此其詞曰如願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澤清洪君以贈廬陵歐明者是也以其事事能給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與不過則繫人之祿命耳有四人同訪道涉歷江海遇龍神召之曰鑿汝等精進今各賜如願一卽有四女子隨

行其一人求無不獲意極適不數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積君夙生所積今數月銷盡矣請歸報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無不獲意猶未已至冬月求鮮荔巨如瓜者女子曰豁壑可盈是不可饜非神道所能給亦辭去又一人所求有獲有不獲以咎女子女子曰神道之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見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隨之不去又一人雖得如願未嘗有求如願時爲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鑒之鬼神佑之無求之獲十倍有

求可無待乎我我惟陰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其事或喜或悵曰惜哉逝者之不聞也此鍾僑弄筆校獮之文偶一爲之以資懲勸亦無所不可如累牘連篇動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

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憚
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猴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
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
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
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
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
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寶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
寒之衣金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
而已矣

里有丁一士者矯捷多力兼習技擊超距之術兩三丈

之高可翩然上兩三丈之濶可翩然越也余幼時猶及見之嘗求覩其技使余立一過廳中余而向前門則立前門外面相對余轉而後門則立後門外面相對如是者七八度蓋一躍卽飛過屋脊耳後過杜林鎮過一友邀飲橋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應聲聳身過友招使還應聲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將圯近水陡立處開裂有紋一士未見誤踏其上岸崩二尺許遂隨之墜河順流而去素不習水但從波心踊起數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墜水中如是數四力盡竟溺焉蓋天下之患莫大於有所恃恃財者終以財

敗恃勢者終以勢敗恃智者終以智敗恃力者終以力
敗有所恃則敢於蹈險故也田侯松巖於灤陽買一勞
山杖自題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當坦處亦防傾敢
因恃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斯真閱歷之言可貫
而佩者矣

滄州甜水井有老尼曰慧師父不知其爲名爲號亦不
知是此慧字否但相沿呼之云爾余幼時嘗見其出入
外祖張公家戒律謹嚴併糖不食曰糖亦豬脂所點成
也不衣裘曰寢皮與食肉同也不衣綢絹曰一尺之帛
千蠶之命也供佛麩筋必自製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

香必敲石取火曰竈火不潔也清齋一食取足自給不營營募化外祖家一僕婦以一布爲施尼熟視識之曰布施須用已財方爲功德宅中爲失此布咎小婢數人佛豈受如此物耶婦以情告曰初謂布有數十疋未必一一細檢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捶楚日相詛咒心竇不安故布施求懺罪耳尼擲還之日然則何不密送原處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後婦死數年其弟子乃洩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間年已七八十矣忽過余家云將詣潭柘寺禮佛爲小尼受戒余偶話前事搖首曰竇無此事小妖尼饒舌耳相與嘆其忠厚臨行

索余題佛殿一額余屬趙春禩代書合掌曰誰書卽乞
題誰名佛前勿作誑語爲易趙名乃持去後不再來近
問滄州人無識之者矣又景城天齊廟一僧住持果成
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無不稱曰三師父遂佚其名果
成弟子頗不肖多散而托鉢四方惟此僧不墜宗風無
大利知客市井氣亦無法座禪師驕貴氣戒律精苦雖
千里亦打包徒步從不乘車馬先兄晴湖嘗遇之中途
苦邀同車終不肯也官吏至廟待之禮無加田夫野老
至廟待之禮不減多布施少布施無布施待之禮如一
禪誦之餘惟端坐一室入其廟如無人者其行事如是

焉而已然里之男婦無不曰三師父道行清高及問其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則茫然不能應其所以感動人心正不知何故矣嘗以問姚安公公曰據爾所見有不清不高處耶無不清不高卽清高矣爾必欲錫飛杯渡乃爲善知識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獨行者矣三師父試諸孫輩使歸而詢之廟中

九州之大姦盜事無地無之亦無日無之均不爲異也至盜而稍別於盜而不能不謂之盜姦而稍別於姦究不能不謂之姦斯爲異矣盜而人許遂其盜姦而人許遂其姦斯更異矣乃又相觸立發相牽立息發如鼎湯

息如電掣不尤異之異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失
偶者已有子矣復買一有夫之婦幸控制有術猶可相
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婦手其子微聞而索
之事無佐證婦弗承也後偵知其藏貯處乃夜中穴壁
入室方開篋携出婦覺大號有賊家衆驚起各持械入
其子倉皇從穴出迎擊之立踣卽從穴入搜餘盜聞牀
下喘息有聲羣呼尙有一賊共曳出繫縛比燈至審視
則破額昏仆者其子牀下乃其故夫也其子甦後與婦
各執一詞子云子取父財不爲盜婦云妻歸前夫不爲
姦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會婦云父財可索取而

不可穿窬互相詬誶勢不相下次日族黨密議謂涉訟
兩敗徒玷門風乃陰爲調停使盡留金與其子而聽婦
自歸故夫其雉乃平然已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矣先叔
儀南公曰此事巧於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則人也
不納此有夫之婦子何由而盜婦何由而姦哉彼所恃
者力能駕馭耳不知能駕馭於生前不能駕馭於身後
也